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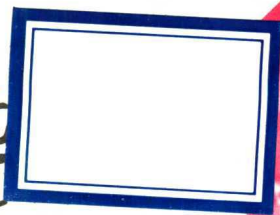
吴尔夫文集

远 航

[英] 弗吉尼亚·吴尔夫 著
黄宜思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远航



吴尔夫文集

[英] 弗吉尼亚·吴尔夫 著 黄宜思 译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航/(英)吴尔夫(Woolf, V.)著;黄宜思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4

(吴尔夫文集)

ISBN 7-02-004028-4

I. 远… II. ①吴…②黄…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2510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装帧设计:翁 涌

责任校对:杨文玉 责任印制:李 博

远 航

Yuan Hang

[英]吴尔夫 著

黄宜思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12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375 插页 2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02-004028-4/C·47

定价 23.00 元

前 言

《远航》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吴尔夫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她的一部以“较传统的风格”写成的小说，也是她的重要作品之一。

吴尔夫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生活富裕，受到了很好的文化熏陶，遍览家里的大量藏书。父亲作为著名学者，经常鼓励她抒发自己的思想。父亲死后，她和姐姐及两个弟弟搬到了伦敦市中心的布卢姆斯伯里区。那里有一个文化沙龙“布卢姆斯伯里”；它是一些思想前卫的文人聚会的场所。这些人的共同的旨趣是，为探求真理而进行辩论，因而可以蔑视传统的思维和情感体验模式，蔑视传统的道德观念。吴尔夫经弟弟介绍加入了这个文艺圈，这对她后来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她开始写一些小评论。一九〇六年，年届二十四岁的吴尔夫在游历希腊归来以后，开始筹划《远航》的创作。书中的人物多以她在布卢姆斯伯里文艺圈结识的朋友为原型。

《远航》的故事开始于伦敦街头。步入中年的安布罗斯夫妇前往搭乘一艘开往南美洲的航船“欧佛洛绪涅”号。船主是这对夫妇的亲戚。进而作者开始了对船上情况的描写。船主的女儿雷切尔·温雷克早年丧母，是一个单纯、不谙世故的姑娘，她自我封闭，已经成年后（小说开始时她已二十四岁）还对社会、政治、两性关系、爱情、婚姻等一无所知。对于雷切尔的无知，刚上船来的她的舅母海伦·安布罗斯开始很看不惯。作者在把雷切尔

这个人物形象推进社会做了种种铺垫之后,插入了达洛维夫妇上船一段小插曲。达洛维夫人是一个上流社会保守妇女的典型代表。她人生的惟一目的似乎就是不停地忙碌于为家庭中的男性服务。从书中提到的一些对社会、政治等问题(例如妇女选举权的问题)的争论上,也可以看出她所持的满足现状和顺从的态度。相比之下,海伦·安布罗斯就显得更有个性和自己的主张。海伦希望雷切尔的单调的生活有所改变。于是,在征得船主同意后,他们夫妇带着雷切尔来到南美一个有不少英国人聚集的度假区。

这个度假区是全书的重点,作者用大量笔墨描写了前来度假的众多人物。其中包括可敬的瑟恩伯里夫妇,学究气十足的剑桥先生胡格赫灵·埃利奥特以及他的太太,相互一见钟情的苏珊·瓦灵顿和阿瑟·文宁,行动不便的佩利太太,风流的伊夫林·默加特罗伊小姐,头脑聪明并十分自负的圣约翰·赫斯特等等,并描写了他们之间的一些情感纠葛。在这里,雷切尔就像进入了英国上流社会,开始了她新的人生体验。她结识了有志成为作家的英国男青年特伦斯·黑韦特。两人之间互有好感,进而产生了爱情,不久就订了婚。然而雷切尔后来在另一次旅行中染上流行病而去世,他们的恋情以悲剧告终。

综观全书的结构,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是书中常见的大段犹如景物写生一般的绘画式的描写。这种描写并不是“静物”写生式的,而是静中有动;整部小说随处给人以动感,人在动,景物也在动。其中比较精彩的段落如第七章的开头两段对“欧佛洛绪涅”号在南美停靠的描写,以及第九章中的对黑夜的描写和随后的对旅馆大厅景物的描写等等。其次是,小说的整个故事情节由现实向非现实的推进。我们几乎可以明确地感觉到,小说开始部分的那种现实随着故事的发展而逐渐变得虚幻而意念

化,写生式的叙述开始减少,而变成了一种意识的流动。这似乎也是对作者写作风格即将转型的某种预示。

《远航》这部作品,从构思到最后出版,前后经历了近九年的时间,并且几经易稿,终于一九一五年三月在英国首次发表,当时就获得了很好的反响。当年四月的《观察家报》发表文章对吴尔夫表示祝贺,并对这部小说作了如下评价:“……书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幽默、讽刺,以及间或辛辣的笔触,其中的创作天赋,令人刮目相看……”

英国的《时代文艺副刊》是作家所在时期的一本较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刊物(从一九〇四年开始,吴尔夫一直担任该刊的评论员)。这本杂志一九一五年的四月号上刊登了一篇对该小说的评论文章,其中说:

……这突如其来的悲剧,虽然看似不合生活的逻辑,但其强度之大却足以使人完全陷于对人生无益的感叹之中,从而忘却了小说的缺点。

吴尔夫对待创作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她的求新意图使每部作品的创作都让她心瘁力竭。《远航》是她付出心血特别多的一部书。它的出版使她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情感危机,她曾几次试图自杀。小说中雷切尔这个她倾注了巨大精力写成的最主要人物虽然不是以她自己为原型,但她自己的婚姻经历却和我们所看到的雷切尔有几分相似。吴尔夫曾有过和利顿·斯特雷奇(小说中圣约翰·赫斯特的原型)短暂订婚的经历。她笔下人物的悲剧命运向读者展示着这样的潜台词:遥远的人生灾难会如何随着人们对日常问题的思考、期待、作为或不作为一步步来到人们身边。可见她对内心世界投注的精力和情感。狂躁型抑郁症使她认为雷切尔的死和自己有着某种联系。只是在丈夫莱昂

纳多的多方帮助下她才逐渐恢复了理智,并重新开始创作。

另外,一般认为,小说中其他一些主要人物形象,如海伦·安布罗斯是以吴尔夫的姐姐瓦尼萨·斯蒂芬·贝尔为原型;雷德利·安布罗斯是以她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为原型;而特伦斯·黑韦特则是以她的丈夫伦纳德·吴尔夫和姐夫克莱夫·贝尔为原型。

对于这部小说的悲观情调以及不合情理之处,后人的评论更多地把原因归结在吴尔夫本人的心理失常上。少年时期的吴尔夫曾经长期受到年长她十六岁的同父异母哥哥的性骚扰,这种情况持续了近十年,一直到她二十一岁。有人认为这是后来她一直受到精神困扰的主要原因之一。她成年以后,乃至婚后,对异性交合不感到欢娱的事实以及她对人生的淡泊态度,都明显反映在这部小说中。有人甚至认为这部小说就像“势利的上层有闲人士的谰言妄语,不过是一个乱性受害者精神障碍的产物……”

新近更有评论认为,这部小说写的就是吴尔夫本人的经历。《远航》不过是一次神秘之旅的现代翻版,是对自我的发现。吴尔夫的影子隐约体现在女主人公身上,既是对社会的一大讽刺,也是对一位女性通过成人标志的抒情讴歌。

从写作手法上看,不论是写景还是心理刻画,《远航》都充分体现出一一直左右着吴尔夫的艺术创作的一个核心观念。那就是,她认为人生的经历就是“头脑接受无数个印象——琐屑的、奇特的、稍现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镌刻的”。当然,这一点在她以后的作品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逐渐形成吴尔夫自己的创作观。

作为现代主义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吴尔夫的创作道路与她的生活优裕、衣食无愁有着一定的关系。不必为生活奔波使她可以潜心写作。她的丈夫伦纳德·吴尔夫就曾这样写道:“和

《远航》截然相反的是，她（吴尔夫）每天连门都不出。她不用去办公室，不用去商店，甚至不用去托儿所……否则她可能根本不会开始写作。”

《远航》初版以后，又经过作者多次修改。仅从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看出，它也是作者本人十分偏爱的一本书。其中改动最大的一次是在一九二〇年之前。这一年《远航》在美国首次发行。吴尔夫为此对全书做了一次全面的修订，改动最多的是第十六章。因此，《远航》这本书历来有“英国版(Draft B)”和“美国版(Draft A)”之分。目前这个译本是根据企鹅出版社出版的简·惠尔的注释本译出的。其中多处提到原书不同版本的差异。对此，译者在加注时多有参照。译本的其他注释也多参照此书，并做了适当补充。

黄宜思

二〇〇二年七月

第 一 章

从滨河马路到堤坝的街道本来很狭窄，所以在这里走路最好不要相互挽着胳膊。如果偏要这样，那些律师助理就得跨进路边的泥坑了，年轻的女打字员也会在你身后不知所措。在没人关注美貌的伦敦大街上，怪癖是要付出代价的，还最好别长得太高，别穿蓝色风衣，别在空中挥舞左手。

十月初的一个下午，正当交通开始变得繁忙的时候，一个高个子男人手臂上挽着一位女士在人行道上比肩而行。愤怒的目光纷纷落在他们的背上。这些矮小、恼怒的人们——因为和这对夫妇比较起来，大多数都显得很矮小——身上别着自来水笔，拎着笨重的公文箱，他们忙着准时上班，领的是周工资^①，因此对安布罗斯先生的身高和安布罗斯太太的风衣投以不友好的目光也不无道理。然而某种魅力又使这对男女不至于被人厌恶。那男子呢，看他嘴角不停扭动，你也许会猜测他在思考；而那女子呢，看她的高于一般人视线的笔直冷冰的目光，你则会以为她在伤心。纯粹是对四周的一切不屑一顾才使她忍住眼泪，并且周围人和她的摩肩接踵显然使她很痛苦。在对堤上公路的交通情况观察了片刻以后，她扯了扯丈夫的袖子，两人穿过车流如潮的马路。安全到达马路对面以后，她轻轻地从丈夫腋下撤回手

^① 有身份人士一般都领月薪或年薪，此处描写的是那些身份较低的职员。

臂,同时听任她的嘴唇的抖动,眼泪随之扑簌簌滚落下来。她用胳膊肘倚在栏杆上,以躲避那些好奇的目光。安布罗斯先生试着安慰她,轻轻拍着她的肩膀,但是她没有表现出丝毫反应。站在这个比他更哀伤的人旁边,他感到几分尴尬,于是他把双手交叉在身后,沿着人行道漫步走去。

堤外面每隔不远就有一个延伸出的坝角,就像一个个布道的祭坛;但是占据它们的不是布道牧师,而是一些小男孩,正忙着往水里放绳,或丢卵石,或试航纸船。这些孩子眼睛尖,古怪的事情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他们都觉得安布罗斯先生不是好人;在他走近的时候,一个最机灵的孩子喊道:“蓝胡子^①!”安布罗斯先生担心他们继而去撩逗他的妻子,便冲他们挥了挥手杖。这使他们越发觉得可笑,四个一起喊起来,“蓝胡子!”

尽管安布罗斯太太一直站着不动,而且出乎意料地长久,可那些男孩们并没有去招惹她。时常有人在滑铁卢桥附近凝视水面。在晴朗的下午,一对夫妇可能站在那里闲谈半个小时;大多数漫游者在这里沉思不过三两分钟,把当时的场合与另外的场合作一番比较,或发几句感慨,也就继续走路了。有时候,西敏寺的房舍、教堂和旅馆就像薄雾中君士坦丁堡的轮廓一样,河水的颜色有时是深紫色,有时是泥色,有时又是波光粼粼的海蓝色。不论什么时候驻足俯视这里究竟在发生着什么都是值得的。然而这位女士却并不俯视,也不仰视,自从她站在那里,她只看着一个中间插着一根稻草的环形彩虹色的碎片在慢慢地漂游过去。那稻草和碎片紧跟着一滴巨大的泪珠,在它过后留下的水渍中不停地游泳,那泪滴升起来又落下去,掉进了河里。随之在她的耳旁响起——

① 意为残酷的丈夫;乱娶妻妾的男人。一译“青须公”。

克卢斯姆的守护神波森纳——

他以九个神的名义发誓

——然后声音渐弱，就像说话的人在离她而去——

塔尔昆的宅第决不再承受冤屈^①。

是的，她知道她应该明白这些，但目前她还是非得哭泣。她捂住脸哭得更厉害了，肩膀有规律地上下耸动，她的丈夫看到的正是她的这个样子。他在看到美丽的斯芬克斯^②，又被一个卖明信画片的商贩纠缠了半天之后转身返回。哭泣声戛然而止。他走到她身边，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说：“最亲爱的，”他的声音在祈求。但是她却转过脸去不看他，好像是说“你根本不懂。”

但他没有再离开她，她也就只好擦了擦眼泪，并抬起目光平视着河对岸工厂的烟囱。她同时也看到了滑铁卢桥的桥拱，汽车像射击廊中的动物一样成队经过桥拱。虽然这都是她在茫然中看到的，但是不管看到什么，都意味着要结束哭泣，继续动身。

“我宁愿走路，”她见丈夫招呼了一辆已经坐有两位市民的出租马车以后说。

行走打破了她凝滞的心思。穿梭而过的机动车辆比起陆地上的真实物体，倒更像月球上的蜘蛛。发出隆隆声的大马车，丁当响的汉孙式马车^③，还有黑色的单篷四轮马车，让她回到了她

① 此处雷德利·安布罗斯先生背诵的是诗人麦考利的诗《贺拉斯》的开头几行。此诗在维多利亚时期非常流行。雷德利有吟诗的习惯，这一点和吴尔夫的父亲斯蒂芬很相像。

② 在伦敦滨河马路两侧各立着一个方尖锥，旁侧有斯芬克斯的铜雕像。

③ 一种一匹马拉的二轮有盖双座小马车。

生活的世界。远在那屋顶之上的冒烟的山峰中间，她的孩子们此时一定正在寻找她，得到的只有几句哄他们的好话。对于那把他们分开的大片街道、广场和公共建筑，她此刻所想到的只是伦敦城是怎样地使她觉得不值得爱，尽管年届四十的她三十年都是在其中一条街上度过的。她很善于观察身边的过往行人，其中有在这个时间相互登门拜访的有钱人；有径直冲向办公室执着于工作的人；也有潦倒得难以不怀恶意的穷人。尽管依然有阳光穿过薄雾，衣衫褴褛的老夫老妻却已经在长椅上打瞌睡了。当一个人不再注意观看事物的美丽外表时，所见的就是赤裸裸的白骨了。

濛濛细雨使她更加忧郁；有着奇怪的名字的货车——大嘴叉，锯末制造商；没有一张废纸不称心的收购站——都成了蹩脚的玩笑；大胆的情人们干着在她看来肮脏的勾当，在一件外套的掩盖下就发泄情欲；几个心安理得的卖花女，原本言语动听的，成了湿漉漉的丑婆子；那些红，黄，蓝色的花头都缩到了一起，不再燃烧。更有甚者，她的丈夫，迈着有节奏的大步，还不时猛挥那只空手，几只海鸥改变了他的音符，不是北欧海盗就是中弹的纳尔逊^①。

“雷德利，我们坐车吧？我们坐车好吗，雷德利？”

安布罗斯太太不得不提高嗓音；因为这时他在前面很远。

还是在这条街上，马车的稳步小跑很快就把他们带离了西区，驶进了伦敦市内。这里显然是一个大作坊，人们都在忙着做些什么，就好像西区的所有电灯、透出黄光的大玻璃窗、精致的房子以及在人行道上奔走的蚂蚁般的人影，和在道路上行驶的

① 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司令，以勇猛善战著称；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抗击拿破仑战役中阵亡。

车辆,不过都是在这里制造出的产品。在她看来,从如此庞大的工厂中做出的那一点产品太微小了,就像一件巨大黑色外套的边上的一点金流苏一样,不成比例。

路上除了货车和普通马车,再没有看到第二辆汉孙式马车,所看到的无数男男女女也没有一个可称为绅士或淑女,安布罗斯太太明白了,贫穷是平常的事情,伦敦其实就是个无数的穷人的城市。这一发现使她很吃惊;想到自己的生活一直是围绕着皮卡迪利^①,因此在经过一个由伦敦郡政府设立的夜校^②的时候,她才感到了一丝宽慰。

“天哪,怎么这么阴暗!”她的丈夫小声说。“可怜的人们!”

思念孩子的痛苦、穷人、雨,这些使她的大脑变得像一处正在空气中风干的伤口。

就在这时,马车停了下来。因为它面临着像一只鸡蛋壳一样被撞碎的危险。宽大的堤岸原本容纳炮弹和工兵都有足够的空间,现在却缩小为一个卵石堆砌的小巷,其中堵满了马车,到处充满麦芽和油的气味。当她的丈夫读着贴在砖墙上公布某个开往苏格兰的轮船的开航时刻表时,安布罗斯太太在努力地观察着。在这个全然忙碌于往马车上装麻袋的世界里(并且还有一半隐匿在黄雾中),不但没有人帮助他们,甚至根本没有人注意他们。忽然,一个老头儿奇迹般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他打量了他们一下就提议用小船渡他们到大客船上。他说小船就拴在一溜台阶的底端。带着几分犹豫,他们还是把自己托付给了这个人。上了小船后他们很快就在水面上漂浮了,伦敦在他们两侧缩小为细细的两排建筑,方形的和长方形的楼房都一字排开,像

① 伦敦的繁华街区。

② 吴尔夫夫人曾经于1905年至1907年间在一所夜校教书。

小孩子的积木。

泛着某种不安的黄光的河道奔忙不休；笨重的驳船在拖船的护送下驶向下游；警船像子弹一般掠过所有的船；风顺着河流的方向吹着。他们的敞篷小船来回闪躲，礼貌地横穿过一条条交通线。在中流，那老头儿把手放在桨上便打开了话匣子，河水绕过桨奔流而下，他说起自己以前曾摆渡过许多旅客过河，可现在几乎没有了。他似乎记得，当年他的船比别人的都稳，曾经摆渡过踏上罗瑟西斯^① 草坪的高贵的脚。

“他们现在喜欢走桥了，”他说着指了指那边塔桥阴森的轮廓。对于这个使自己和孩子之间更隔了一片河水的老头儿，海伦也为他感伤。在感伤中她注视着正在靠近的轮船，它停泊在河中央，还可以隐约看见它的名字，“欧佛洛绪涅”^②。

暮色中他们依稀可见轮船上的绳索、桅杆，和被微风吹向正后方的一面深色旗子。

当小船横着靠近大船的时候，老人收起了桨，他指指上面说，全世界所有的船在开航时刻都挂这样的旗子^③。在两位旅客的头脑中，蓝色的旗帜是个不祥之兆，这时他们更增强了这种预感，但他们还是起身收拾东西，登上了大船。

在父亲的这艘轮船上，二十四岁的雷切尔·温雷克小姐正在大厅里等待着她的舅舅和舅母，并且感到很紧张。首先，虽然是近亲，她却几乎不记得他们；再说，他们又是长辈，还有，作为父

① 伦敦的著名船坞，后改建成公园。

② 希腊神话中赐人欢乐与美丽的三女神之一，意为欢乐；有学者认为这个名字中包含着一些个人笑话。在一九〇九年以前，吴尔夫一直称这条船为“玛丽·简”号，但对此名字不甚满意。于是她的朋友贝尔等人提议改名为巴塞罗纳、阿普科特或欧佛洛绪涅。她选中了最后一个，因为它曾是她丈夫和贝尔等人所编的一本短命的诗集的名字。

③ 此处指的是离港旗，其图案为蓝底上一个白色的方框。

亲的女儿，她还必须为接待好他们有所准备。她期待这次见面，就像一个文明人期待第一次会见另一个文明人，并且这人其实就跟自己身体上的某种不适很相近——比如一只过紧的鞋子或一扇漏风的窗户。对于接待他们她已经是异常认真了。正当她忙着把叉子仔细地笔直摆在刀子旁边的时候，她听到一个男人的阴沉声音：“在黑夜裡准会有人从这楼梯上一头栽下去。”接着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并且摔死。”

随着最后一个词传过来，这个女人已站在走廊上了。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围着一条紫色围巾。安布罗斯太太真是既浪漫又美丽，或许并不富于同情心，因为她的眼睛总是直着看东西，并且对看到的東西总有所考虑。她的脸比希腊人的更温和；又比通常漂亮的英国女人的更粗犷。

“哟，雷切尔，你好！”她寒暄道。握手。

“你好吗，亲爱的？”安布罗斯先生一边说着一边向前欠身，好让她在他的额头上亲吻。他的外甥女立刻就喜欢上了他清瘦的身材，极富特点的大头和深邃、无邪的目光。

“去告诉帕波先生，”雷切尔对仆人说。夫妻俩在桌子的一侧坐下，与他们的外甥女相对。

“爸爸让我先来接待你们，”她解释说。“他正跟那些人……认识帕波先生吗？”

一个矮小的男人走了进来，他的身体就像那些被一侧来的强风吹弯了的树一样弯曲着。他一边向安布罗斯先生点头，一边和海伦握手。

“有风，”他说着竖起他的外衣的领子。

“还是风湿病吗？”海伦问。她的声音不高却很有魅力，尽管她几乎完全心不在焉。城里和河上的情景依然盘踞在她脑子里。

“风湿病一旦得上就永远缠身，我深信，”他回答说。“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和天气有关，可也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密切。”

“但是还不至于死人，”海伦说。

“在一般情况下——不至于，”帕波先生回答道。

“要汤吗，雷德利舅舅？”雷切尔问。

“谢谢，亲爱的，”他说着端起自己的盘子伸过去，并清晰地叹了一口气，“唉！她多像她的母亲。”海伦把大杯子重重地往桌上一放，想阻止雷切尔听到他的话音，但是迟了。她不由得因窘迫而满面通红。

“仆人把花插的多好看！”她连忙说，并拿过一个卷边的绿色花瓶，开始抽出其中密实的小菊花，然后在台布上非常精细地把它们并排摆开。

一阵沉默。

“你知道詹金森吧，安布罗斯？”帕波先生问道。

“彼得豪斯^①的詹金森？”

“他死了，”帕波先生说。

“噢，天哪！——我认识他——很早以前，”雷德利说。“他是那次翻船事故中的英雄，还记得吗？一个怪人。和一个烟草商的女儿结了婚，住在芬斯——后来再没听到关于他的消息。”

“酒——毒品，”帕波先生异常简捷地说。“他还留下一段评论。我听说是个谜。”

“这个人确实极有能力，”雷德利说。

“他对杰拉比的介绍很有一套，”帕波先生说，“看看教科书有多大改动，真让人吃惊。”

“其中有一条关于行星的理论，对吗？”雷德利问。

^① 彼得豪斯，剑桥大学的一个学院。

“什么地方有一个螺丝钉松了，没错。”帕波先生摇摇头说。

这时桌子出现一阵抖动，外面的灯光也转动起来。同时尖厉的电铃声一阵又一阵响起。

“哦，我们起航了，”雷德利说。

地板下似乎有一个浪在滚动，细微但可以察觉，接着沉了下去；然后又是一个，感觉更加明显。灯光直射进没有窗帘的窗户。轮船郁闷而嘹亮地呻吟了一声。

“我们起航了！”帕波先生说。其他的轮船，也像这一艘一样地感伤，在外面的河面上应和着它。可以清楚听到河水唏嘘的笑声，轮船颠簸起来，就连进来收拾盘子的乘务员在拉窗帘时都先平衡了一下身体。一阵沉默。

“凯特的詹金森——你还和他有联系吗？”安布罗斯问。

“还有不少联系，”帕波先生说。“我们每年都见面。今年他不幸失去了他的妻子，这当然很不幸。”

“非常不幸，”雷德利表示同意。

“听说他有一个未婚的女儿在那儿为他管理家务，但是再怎么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尤其是到了他这种年岁。”

两个绅士都明智地点着头，一面切着他们的苹果。

“他有一本书，是吗？”雷德利询问道。

“曾经是有一本书，但是以后没有了。”帕波先生说。语调是那样激昂，使两位女士都抬起头来看着他。

“以后绝对没有了，因为另有人替他写了，”帕波先生说，口气酸溜溜的。“这就是做事拖延的结果，不管干什么，收集化石也好，在猪圈立凯旋门也好。”

“我承认我很同情他，”雷德利忧郁地叹了一口气说。“我对难于开头的人总是心软。”

“……一生的积累都付诸东流了，”帕波先生继续说。“他的